

全唐文紀事

全唐文紀事卷三十二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至行

賓王起義人所共知而不知其奉母至孝集中三與上官啟皆以捧檄負米爲言至裴行儉辟爲記室則辭以母老不堪遠行情致酸楚詞旨真篤字字滴淚卽李令伯表不過也道王命以自陳則抗言不答半千諭以干進守道不迴凡賓王操履類出唐文士上遺集班班學者徒泥裴語何哉

少室山房筆叢

客汴州張僧徹者廬墓三十年詔表其閭請思彥爲頌  
餉縑二百不受時歲凶家窶甚僧徹固請爲受一匹命

其家曰此孝子縑不可輕用

新唐書韓  
思彥傳

擢拜給事中時年二十六數上書陳君臣政體及時事  
得失高宗皆嘉納之俄轉中書舍人加宏文館學士兼  
修國史中書省有一盤石初道衡爲內史侍郎嘗踞而  
草制元超每見此石未嘗不泣然流涕

唐書薛  
元超傳

杜審言雅善五言尤工書翰恃才褻傲自洛陽縣丞貶  
吉州司戶又與羣寮不叶司馬周季重與員外司戶郭

若訥共構之審言繫獄將因事殺之審言子并年十三  
伺季重等酬讎密懷刃以刺季重季重中刃而死并亦  
見害審言由是免官歸東都自爲祭文以祭并士友咸  
哀并孝烈蘇頌爲墓誌劉允濟爲祭文則天召見審言  
甚加歎異累遷膳部員外

大唐新語

張說爲工部侍郎說丁母憂起復授黃門侍郎說上表  
曰臣弱年早孤母氏慈訓得紹基構忝列簪裾從官歷  
年晨昏多闕播遷遠裔離別又苦顧復無答報養何追  
心所摧惑語不能喻甫至冬中禮及祥禫今已春暮瞻

言幾何是臣事朝廷日長戀几筵日短乞寢嚴命許遂  
私情訴哀祈天所望矜遂手制答曰卿操烈寒松心橫  
勁草累遷臺閣咸播聲猷不屈二兇之威獨全一至之  
節每念嘉歎無忘寢興但青瑣位隆黃樞寄切爰奪苴  
麻之禮擢居審省之曹朝命已行卽宜斷哀又累表固  
辭言甚切至優制方許焉是時人多趨競或以起復爲  
榮而說能固節懇辭竟終其喪制自是大爲有識者所

稱

冊府元龜

鄭潛曜者父萬鈞駙馬都尉滎陽郡公母代國長公主

開元中主寢疾潛曜侍左右造次不去刺血爲書請諸神丐以身代火書而神許二字獨不化翌日主愈

新唐書孝

友傳

嘗自爲父碑文有鵲巢碑上賊入上黨焚蕩畧盡而苗

氏松檟獨無傷

新唐書苗晉卿傳

穆贇爲濟源主簿時父甯任和州刺史以剛直不屈於廉使遂被誣奏貶泉州司戶參軍贇奔赴闕庭號泣上訴詔使御史覆問甯方得雪詔曰令子申父之冤憲臣奉君之命楚劍不衝於牛斗秦臺自洗於塵埃繇是知

名

唐書  
本傳

靈武二孝曰侯知道程俱羅目不覩朝廷之容耳不聞  
韶夏之聲足不登齊魯之境所見戎馬旃裘參於夷狄  
而能生養以孝歿奉以哀穿壙起墳出於身力鄉人助  
之者哭而反之廬於塚次號泣無節侯氏七年矣程氏  
三年矣根於天性陶我孝理其至乎哉埃垢積百草生  
髮間每大漠晨空連山夜寂人烟四絕虎豹與隣擁墳  
椎膺聲氣咽塞下入九泉上徹九天背爛心朽皮枯節  
竦草木先秋而凋落景氣不時而凝閉殊鳥異獸助之

悲號萬物有極此哀無窮大哉二子能以孝終始乎語  
曰孝如曾參不忍離於親生不忍離歿忍離之哉二子  
之孝過於曾氏矣昔吳起忍與母盟陳湯忍匿父喪起  
謀復楚霸而戮死湯功釋漢恥而囚廢神道昭昭若何  
無報九州之眾誰非人子踐霜露者聞風永懷士有感  
一諾一顧猶或與之死生嘉一草一木猶或爲之歌詠  
而況百行之宗終天之感乎華奉使朔陲欲親往弔焉  
屬河淩絕渡願言不果憑軾隔川寄聲二孝因爲讚一

章敢旌善人以附惇史

李華二  
孝讚序

李遐叔文集

唐汪履清碑文云恤弟疾篤割其股肉是兄療弟疾而  
割股和藥也此事世不多見因拈出之

金石萃編

鴻墀

謹案此碑侯冕撰大厯十二年建

韓臯字神父滉簡較左僕射平章事臯爲考功員外郎  
丁父艱德宗遣中人就第慰問仍宣令命臯號泣承命  
立草數千言德宗嘉之

冊府元龜

韓退之歐陽生哀辭云詹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而來  
京師其心將以有得而歸爲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  
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詹在京師雖有離

憂其志樂退之此言特欲解其父母之悲哀而安死者  
於地下耳非正論也世有違親養而遠遊不幸有吳起  
之事者借此言以自解其不爲萬世之罪人乎春故曰  
退之此言非正論也退之他日答陳生書謂君子事親  
以誠不待於外而後爲養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爲親  
之羞者惑也夫陳生之不得不足爲親羞則歐陽生之  
所得不足爲親榮也可知矣爲人子者盍觀於斯

餘冬  
序錄

林孝子攢泉州莆田縣人迨今號爲闕下林家歐陽詹  
曾序甘露述備詳其事黃子曰天道不遠感而遂通林

生因心之感上達乎天累降祥符坐獲旌表是謂天爵

豈下萬鍾之貴遂登名此書以聳孝道云爾

黃璞林  
孝子傳

費冠卿登元和二年第母卒既葬而歸歎曰干祿養親  
耳得祿而親喪何以祿爲遂隱池州九華山長慶中殿  
院李行修舉其孝節拜右拾遺制曰前進士費冠卿嘗  
預計偕以文中第祿不及於榮養恨每積於永懷遂乃  
屏身邱園絕跡仕進守其志性十有五年峻節無悶清  
標自遠夫旌孝行舉逸人所以厚風俗而敦名教也宜  
承高獎以儆薄夫擢參近侍之榮載佇移忠之效冠卿

竟不應命

全唐詩話

碑記杜順云京兆人堯之苗裔生於國之南門外村後又序師代兄從軍及爲兄補甲受笞負薪爨火諸苦行若忘身以濟於眾者又稱擲於急流中而復見見字旁註胡甸反惟孔紓墓誌銘出將字旁註去聲他金石刻

所希聞

杜順和尙行記

授堂金石跋

鴻墀

謹案此碑稱鄉貢進士杜殷撰於大中六年墨

林快事譏其文義晦澁破碎不成句使此僧空有行記之名不免與草木同腐閱其文良然

侯如道程俱羅者靈州靈武人廬墳次哭泣無節知道  
七年俱羅三年不止李華作二孝贊表其行又有何澄  
粹者池州人親病日錮俗尙鬼病者不進藥澄粹剔股  
肉進親疾爲瘳後親沒伏於墓哭踊無數以毀卒當時  
號青陽孝子士爲作誄甚眾壽州安豐李興亦有至行

柳宗元爲作孝門銘

新唐書  
孝友傳

余以天倫篤睦日重月深每惟兄弟孔懷在物無喻嘗  
讀陸士衡之兄弟文勲懃懃懇懇未嘗不廢卷歎息尙其  
爲人而世人云陸機兄弟同居以之爲異傷哉斯固異

其所稀見也將恐悠悠千載不無此惑敢託陸之旨以

作論云

常德志兄  
弟論序

梁嵩潯州平南人白龍元年舉進士第一仕至翰林學士見時多虐政乞歸養母因獻倚門望子賦以見志高

祖憐之聽其去

十國  
春秋

晉庫部郎中李專美少篤學爲文以父樞唐昭宗時嘗應進士舉爲覆試所落不許再入專美心愧之繇是不

遊文場

冊府  
元龜

謹厚

無逸過於審慎所上表奏懼有誤失必讀之數十遍仍令官屬再三披省使者就路又追而更審每遣一使輒連日不得上道議者以此少之

舊唐書皇甫無逸傳

循憲

張循憲

召見咨以事嘉貞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

大驚試命草奏皆意所未及它日武后以爲能循憲對皆嘉貞所爲因請以官讓后曰朕甯無一官自進賢耶

新唐書張

嘉貞傳

唐徐有功爲司刑丞時有韓純孝者受徐敬業僞官前已物故推事使顧仲瑛奏稱家口合緣坐詔依斷籍沒

有功議曰律謀反者斬身亡卽無斬法若情狀難捨或  
敕遣戮屍餘非此塗理絕言象緣坐元因處斬無斬豈  
合相緣旣所緣之人亡則所因之罪減減止徒坐頻會  
赦恩今日卽斷沒入未知據何條例詔依有功議斷放  
由是免籍沒者數百家

隱居通議引宋高宗折獄龜鑑

右唐徐昕碑韓雲卿撰碑云昕爲并州錄事參軍相國  
姚元之爲法曹笞部人部人誣上反狀天后臨朝方樹  
刑威詔公先假風憲然後按詰公表直元之則天大怒  
將貽鼎鑊終能犯顏曉辨正刑而出果如雲卿所書昕

三  
可謂賢矣而唐史不載其事因爲錄之所爲有功從弟  
其忠厚之性固宜異於他人也

金石錄

則天將有遷除每先以訪之必密封以進未嘗露其私  
恩臨終取前後草奏悉命焚之且曰吾陰德於人多矣  
其後庶幾福不衰矣又有書一匣常自緘封家人莫有  
見者及卒視之乃前後敕書其慎密如此

唐書陸元方傳

陸雲作祖父誄曰吳丞相陸公誄曰維赤烏八年二月  
粵乙卯吳故使持節郢州牧左都護丞相江甯郡侯陸  
公薨曰故散騎常侍陸府君誄曰維太康五年夏四月

丙申晉故散騎常侍吳郡陸君卒王沈祭其父曰孝子  
沈敢昭告烈考東郡君張說作其父贈丹州刺史先府  
君墓誌每稱必曰君然則雖己之先人亦不一概稱公

古之人謹於分也

日知錄

盧子嚴說早年隨其懿親鄭常侍東之同遊宣州當途  
隱居山巖卽陶貞白鍊丹所也有僧甚高潔好事因說  
其先師名彥範姓劉雖爲沙門早究儒學穆兵部贊事  
之最謹兵部與書傾寒暄之儀極卑敬其畧云云日月  
之下但言門人姓名狀上和尙法座前不言官位當時

全唐文紀事

卷三十二

九

嗜學事師可謂至矣

因話錄

掌誥累年家無制草或謂之曰前輩皆留制集公焚之

何也曰王言不可存私家時人重其慎密

唐書高郢傳

唐裴度元和中爲司封郎中知制詔時魏博節度使田

季安卒牙軍立小將田興爲留後憲宗遣度使魏州宣

諭興承僭侈之後車服垣屋有踰制度視事齋閣尤加

宏敞興惡之乃治舊採訪使廳居之請度爲壁記述興

謙降奉法魏人深德之

冊府元龜

曹成王碑云王姓李氏諱臯字蘭諡曰成其先王明以

太宗子國曹又云太支十三曹於弟季或亡或微曹始  
就事今按曹王明之母楊氏乃齊王元吉之妃也後太  
宗以明出繼元吉後此人倫之大惡也故退之爲國諱  
旣言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又云太支十三曹於弟  
季其言弟季尤有深意蓋元吉之變在於蚤年及其暮  
年乃有曹王故曰弟季蓋非東昏奴之比也前輩用意  
皆出忠厚誠可法哉

懶真子

唐穆宗時錢徽掌貢舉段文昌李紳以書屬所善士不  
從白上曰今歲禮部不公皆關節得之乃貶徽刺江州

或勸徽奏所屬書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

私書取而焚之

鼠璞

楊希古靖恭諸楊也性行誕僻初應進士舉投丞郎以所業丞郎延獎之希古起而對曰斯文也非希古之作也丞郎訝而詰之曰此舍弟源蟠爲希古所作也丞郎大異之曰今之子弟以文求名者大半假手也苟袖一軸投之於先進靡不私自衒鬻以爲莫我若也如子之用意足以整頓頽波矣

玉泉子

張居翰字德卿僞蜀王衍旣降詔遷其族於洛陽行及

秦川時關東已亂莊宗慮衍爲變中官向延嗣馳騎賈  
詔殺之詔云王衍一行並宜殺戮其詔已經印畫時居  
翰在密地覆視其詔卽就殿柱揩去行字改書家字及  
衍就戮於秦川驛止族其近屬而已其僞官及從行者  
尙千餘人皆免其枉濫居翰之力也

舊五代  
史本傳

蜀本石九經皆孟昶時所刻其書淵世民三字皆缺畫  
蓋爲唐高祖太宗諱也昶父知祥嘗爲莊宗明宗臣然  
於存勗嗣源字乃不諱前蜀王氏已稱帝而其所立龍  
興寺碑言及唐諸帝亦皆半缺乃知唐之澤遠矣

容齋  
隨筆

文谷成都人廣政末隨王昭遠巡邊至文州見唐都虞  
候文和之墓谷用昭遠命作文厚瘞之人皆以爲有隱

德焉

十二國  
春秋

錢忠懿與其子遺墨五幅草聖奇古簡而不煩得鍾王  
意時忠懿方自杭朝京師每書必云吾極無事又云不  
用憂心事已如此識天命之有歸知王者之無敵脫屣  
去之無一毫失國之恨異乎事窮勢迫然後面縛奉降  
賸揮淚對宮娥者矣忠懿書語旣忠孝筆法又精妙後

集五  
代詩話

豪逸

王無功以醉失職託無心子以見趣曰無心子以穢行  
聞越王黜之無愠色退而適茫蕩之野

語林

鴻墀

謹案績有無心子傳

獨異記載子昂初入京不爲人知有賣胡琴者價百萬  
豪貴傳視無辯者子昂突出顧左右以千緡市之眾驚  
問答曰余善此樂皆曰可得聞乎曰明日可集宣陽里  
如期偕往則酒肴畢具置胡琴於前食畢捧琴語曰蜀  
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轂碌碌塵土不爲人知此

樂賤工之役豈宜留心舉而碎之以其文軸遍贈會者

一日之內聲華溢都時武攸宜爲建安王辟爲書記

全唐

詩話

華宗人翰亦以進士知名天寶中寓居陽翟爲文精密用思苦澁常從陽翟令皇甫曾求音樂每思涸則奏樂

神逸則著文

唐書李翰傳

鴻墀

謹案國史補載此條云神全則綴文

予昔於江陵見天台司馬子微謂予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因著大鵬遇希有鳥賦以自廣此賦已

傳於世往往人間見之悔其少作未窮宏達之旨中年  
棄之及讀晉書覩阮宣子大鵬讚鄙心陋之遂更記憶  
多將舊本不同今腹存手集豈敢傳諸作者庶可示之  
子弟而已

大鵬賦序

李太白集

李太白少歲通詩書蘇頲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  
以學可比相如賀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又於  
江陵見司馬子微子微謂太白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  
八極之表因著大鵬遇希有鳥賦以自廣王荊公嘗謂  
太白才高而識卑山谷又曰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之病

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衰蕪愚謂二公所言太

白病處正在許裏

古賦辨體

嘗心許劍舞裴將軍予曾叔祖也嘗投書曰如白願出將軍門下其文高其氣雄世稀其本懼失其傳故敘傳之太和初文宗皇帝命翰林學士爲三絕贊公之詩歌與裴旻將軍劍舞洎張旭長史草書爲三絕又嘗遊上元蔣山寺見翰林讚誌公云水中之月了不可取刀齊尺量扇迷陳語文簡事備誠爲作者附於此云

裴敬翰林學士

李公墓碑

文苑英華

鴻埤

謹案碑銘云貴盡皆然名存則難故余重名不

重官作李翰林碑十五字而已殆亦不羈之士歟

白

李白

浮遊四方欲登華山乘醉跨驢經縣治宰不知怒

引至庭下曰汝何人敢無禮白供狀不書姓名曰曾令

龍巾拭吐御手調羹貴妃捧硯力士脫鞵天子門前尙

容走馬華陰縣裏不得騎驢宰驚愧拜謝

唐才子傳

李白嘗作行書有乘興踏月西入酒家不覺人物兩忘

身在世外一帖字畫尤飄逸乃知白不特以詩名也

醉中

帖

宣和書譜

韋斌雖生於貴門而性頗厚質斌兄陟早以文學識度  
著名於時每令侍婢主尺牘往來復章未嘗自札受意  
而已詞旨重輕正合陟意而書體適利皆有楷法陟唯  
署名嘗自謂所書陟字如五朶雲當時人多倣效謂之  
郇公五雲體嘗以五彩紙爲緘題其侈縱自奉皆此類

也

酉陽  
雜俎

醉後屬詞動成卷軸文不加點咸有可觀

唐書賀  
知章傳

賀知章字季真會稽人善隸草書賦云湖山降祉狂客  
風流落筆精純芳詞寡仇如春林之絢彩實一望而寫

夢今存草書一帖云

會稽志

鄭景學邁八千自高天爵郡牧賢求五百式賁人文而  
礪硯無拘忽醉厨中之酒飛騰有作便題几上之文使  
者操觚寫而旋去法司執憲訊以剛來雖疾惡之誠初  
疑可爾而優賢之道良或未然邑宰政尙儒風事符茅  
茹以爲詞同宿構無慙孫綽之金德應敷敷堪薦郗詵  
之玉眷茲兩議須遵一理昔嗣宗酩酊曾不寘以科條  
今鄭景含毫何遽繩於傲慢請輟埋桐之事微申樹李

之風

康子元對  
文章判

秦築東門於海岸曰琅琊臺高可望遠而東之人悉以

宵分之後觀日於海底者壯其觀而為賦云熊曜琅琊臺觀日賦

序文苑英華

至德中時有邊警從師出征公少有奇志思越拘攣以

自奮乃作伐鯨鯢賦以獻既上聞果器之贈太師崔公神道碑

劉賓客文集

退之大理評事王適墓誌云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士

乃踵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白事一見語合意

盧從史節度昭義軍張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

語有以君平生告者卽遣客鈞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  
事立謝客仕至鳳翔判官不樂去王涯獨孤郁欲薦不  
可病卒銘曰鼎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  
長裾不利走趨祇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有銜不  
祛鑽石埋銘以列幽墟予歎曰斯文中之虎耶

珊瑚鈞  
詩話

符載字厚之蜀人有奇才韋臯鎮蜀辟爲支使劉闢時  
爲金吾曹參軍始依臯焉及臯卒闢總留務載亦在幕  
中及闢敗載遂免禍載居廬山遺三尺童子持數幅書  
乞買山錢百萬於于頔于卽與之

唐詩  
紀事

鴻輝

謹案紀事引房式傳云劉闢發兵書牒首曰闢

副曰式參謀曰符載似謗也

元和秋七月霽林裴公獻戎捷於京師上御花萼樓大

置酒酒酣詔將軍舞劍爲天下壯觀遂賦之

喬潭裴將軍劍舞賦

序

適值去年秋有冠軍將軍李圓者道來自東狀貌不凡

三扣柴荆載意其偉士延坐與語語酣中起議及劍術

云嘗以青萍貺公乃發篋篋出閣下寶劍銘相示載鑒

裁不明敢懸貲人因覽文以異劍覩劍以奇文繇是憑

之爲聰明依之爲肺腸忝陳蕪穢妄有紀述撫拾冠冕  
之行跡鄭重執事之美茂得爲通誠導意之因緣也一  
昨諷公之製聳文豪爽立意健激首則見定忠固義之  
分末則存策勳樹績之心識者謂公異日必帥諸侯蕩  
蕃虜拔鋒燧於近塞洗腥臊於絕漠黃河九曲爲大國  
池沼然後拜閭闔和陰陽炎炎赫赫載勳盟府豈獨擁  
旄按甲長於一方而已哉載今歷然飛書遠聞伏以冠  
軍緣公而德彰小子援公而思勇卽託記錄之目輒以  
葛溪劍志爲名屬事相交關謹偕寓獻貴賤不侔禮實

異儀輕用塵忝臨風震悚

符載寄徐泗  
張大夫書

文苑英華

知保德軍王清臣請紫姑神既而作文數百言自云唐  
進士劉乂其詞曰余少爲俠徧走天下史謂亡命非也  
退之贈余金百鎰余辭而不受史謂竊之非也洛陽惡  
少年恃權强妾良家子既而又族其室余不忍吉民無  
訴乘夜厥從聚淫余奮劍斷其頸十數人且膾其肝而  
舖之曰夕遊於市人自不識史謂殺平人竄山林非也  
余數世爲人直信棄已濟眾設教化人報不平之事行  
無極之道以是故用達仙至於歌詩皆末迹也因子見

契聊爲一啟思史之謬詞昔之異行令余忸然感歎余  
終於終南門人葬於山之陽清溪之側至今墳猶在但  
人不知爲余墓也以余無勲庸於國故史氏聽小人之  
言書不知所終設如子儀光弼輩後世皆知其大功然  
當時史詞褒飾甚多蓋世之情如斯也嗚呼盡信史則  
不如無史彼若不能撫拾但務華以媚天子自可詢有  
知而書之何必縱謬言誣介義之士於有過之地哉使  
余當時聞之必令此佞夫首足異處余旣爲仙不復競  
姑隱之後世哲者共爲我鑒諸

夷堅志

喬彞京兆府解試時有二試官彞曰午叩門試官令引  
入則已醺醉視題曰幽蘭賦不肯作曰兩箇漢相對作  
得此題速改之遂改渥洼馬賦曰此可矣奮筆斯須而  
成警句云四蹄曳練翻瀚海之驚瀾一噴生風下胡山  
之亂葉便欲首選京兆曰喬彞崢嶸甚以解副薦之可  
也

幽閑  
鼓吹

鴻墀

謹案今所傳渥洼馬賦驚瀾作霜華亂葉作水  
葉又有幽蘭賦以遠芳襲人終古無絕爲韻考唐人  
幽蘭賦共五首限韻俱同當是應試之文此云喬彞

不肯作者恐傳聞之異也

宋人衛元規酒後忤宋州丁僕射謝書畧曰自茲囚酒  
星於天獄焚醉目於秦坑人多記之

撫言

奉使臨川借官錢三十萬所司以月俸預納熙載上書  
訴之云家無盈日之廚野乏百金之產累數百言後主  
批其奏云言僞而辯古人惡之熙載俸有常秩錫賁尙  
優而謂廚無盈日無乃過歟命有司放免逐月所刻料  
錢仍賜內庫絹百疋綿千兩以充時服熙載上謝御批  
其畧曰水火相濟日月無私旣示其瑕疵又憐其憔悴

免逋欠使資於昏旦錫綿絹令禦其風霜神造雖洪粉

身未報

馬令南唐書

李瀚有逸才每作文則筆不停輟而性嗜酒楊凝式嘗受詔撰錢鏐碑自以作不逮瀚於是多市美酒召瀚飲俟其酣且使代筆經宿而成凡一萬五千字莫不詞理典贍凝式歎服久之少主入蕃也宰相馮道等至鎮州戎主皆放還瀚時爲翰林院學士北主以其才特留之竟卒於蕃中其後人有得其文集者號曰丁年集蓋取

蘇武丁年奉使之義

五代史補

全唐文紀事卷三十二終

全唐文紀事

卷三十二

全唐文紀事卷三十三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間適

吾周人也本家於祁永嘉之際扈從江左地實儒素人多高烈穆公感建元之恥歸於洛陽同州悲永安之事退居河曲始則晉陽之開國終乃安康之受田墳隴寓居脩焉五葉桑榆成蔭俄將百年績南山故情老而彌篤東陂餘業悠哉自寧酒甕多於步兵黍田廣於彭澤皇甫謐之心事隴畝終焉仲長統之規模園林幸足獨

居南渚時遊北山聊度日以爲娛忽經年而忘返西窮馬谷北達牛溪邱壑依然風烟滿目孫登默坐對嵇阮而無言王霸幽居與妻孥而共去窗臨水石砌遶松篁類田園之去來亦已久矣望山林之故道何其悠哉詩者志之所之賦者詩之流也式抽短思卽爲賦云

王績遊北

山賦 東臯子集序

王績字無功性簡傲好飲酒能盡五斗自著五斗先生

傳 唐才子傳

東臯子王績字無功有杜康廟碑醉鄉記備言酒德

北夢

瑣言

杜之松再與王績書敬想結廬人境植杖山阿林壑地之所豐烟霞性之所適蔭丹桂藉白茅濁酒一杯清琴數弄誠足樂也

臥游錄

客有通元先生好求古迹爲余知書啟之發源審以臧否曰予不敏何足以知之今率以聞見隨紀年代考究興亡其可爲元龜者舉而敘之

虞世南書  
旨述序

右軍孫智永禪師積年學書禿筆頭十瓮後取筆頭墜

之號爲退筆塚白製銘誌

尚書  
故實

九成宮東臺地接間曠面山臨水爾其松峯桂壑紅泉  
碧磴金石千聲雲霞萬色侍郎張公雅思沈鬱永懷梓  
匠式侔仙造聿構靈廛纖波成止水之源拳石儼千霄  
之狀雖流波覆簣俯藉人機而布葉攢花妙同天繪僕  
因夏日濫奉清埃敢抽南畝之才聊敘東山之事云爾

王勃九成宮東臺山池賦序 王子安集

司馬承真字子微隱於天台山自號白雲子有服餌之  
術睿宗雅尙道教稍加尊異承真方赴召無何苦辭歸  
乃賜寶琴花帔以遣之工部侍郎李適之賦詩以贈焉

當時文士無不屬和散騎常侍徐彥伯撮其美者三十

一首爲製序名曰白雲記見傳於代

大唐新語

張校書作虛室賦以示予文旨清峻元義深遠予味之

有感聊爲宴居賦以和之

魏歸仁宴居賦序

琴觴之餘間以文詠率情而書語無雕刻所著季子聽

樂論蹇士賦爲高人所稱

唐書元德秀傳

開元時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逍遙館晴夏晚雲中秋霽

月冬日方出春雪未融暑簟清風夜階急雨各製一銘

晚雲云作萬變圖先生一笑冬日云金鑪騰空映簷白

醉春雪云消除疫癘名潤骨丹清風云醒骨真人六月

惠然

清異錄

陶隱居清異錄載開元時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逍遙館各製一銘其三曰冬日初出銘曰折膠墮指夢想負背金鑼騰空映簷白醉樓攻媿嘗取白醉二字以名閣陳

進道爲賦詩

齊東野語

李太白贈玉泉仙人掌茶詩序云荊州玉泉寺近清溪諸山往往有乳窟其水邊處處有茗草羅生枝葉如碧玉唯玉泉真公常采而飲之余遊金陵見宗僧中孚示

予茶數十斤其狀如手名爲仙人掌茶蓋新出乎玉泉之山曠古未覲因持以見遺兼贈詩要予答之遂有此作後之高僧大隱知仙人掌茶發乎中孚禪子及青蓮居士李白也太白之稱但有謫仙人爾青蓮居士獨於此見之文人未嘗引用而仙人掌茶今池州九華山中亦頗有之其狀畧如蕨拳也

容齋四筆

海棠樓李白所建以會僚佐伊從事裴坦爲記

說郭

象耳山李白留題李白書云夜來月下臥醒花影零亂

滿人襟袖疑始濯魄於冰壺也

輿地碑記

李華雲母泉詩序曰洞庭湖西元石山俗謂之墨山山  
南有佛寺寺倚松嶺嶺下有雲母泉泉出石引流分渠  
周遍庭宇發源如乳源末派如浮漿烹茶灌園漱濯皆  
用之大浸不盈大旱不耗自墨山西北至石門東南至  
東陵廣二十里盡生雲母牆階道路光彩如列星井泉  
溪澗色皆純白鄉人皆壽考無癖痼疥搔之疾華深樂

之

太平  
御覽

元真子姓張氏本名龜齡東陽金華人父遊朝清真好  
道著南華象罔說十卷又著冲虛白馬非馬證八卷代

莫知之自謂烟波釣徒著十二卷凡三萬言號元真子  
遂以稱焉客或以其文論道縱橫謂之造化鼓吹所居  
草堂椽柱皮節皆存而無斤斧之跡文士效柏梁體作  
歌者十餘人旣門隔流水十年無橋陳公遂爲搆造行  
者謂之大夫橋遂作告大夫橋文以謝之

浪跡先生元真子張志和

碑銘

顏魯公集

浪翁山野浪老也聞元子亦浪然在山谷病中能記水

石草木蟲豸之化亦來說常所化凡四說

浪翁觀化序

次

山集

元次山有心規云元子病游世歸於商餘山中以酒自  
肆云云歌曰元子樂矣我鼻我目我口我耳歌已矣夫  
公曰自樂山林可也自樂耳目何哉人誰無此元子引  
酒當夫曰勸君飲杯酒緩飲之聽我說云云此司馬公  
耳目鼻口皆爲我有之意

經外  
雜抄

江西韋大夫丹與東林靈轍上人隲忘形之契篇什唱  
和月四五焉序曰轍公近以匡廬七詠見寄及吟味之  
皆麗艷於文圃也此七篇者俾予益起歸歟之興且芳  
時勝侶窮遊於三二道人必當攀躋千仞之峯觀九江

之水是時也飄然而去不求京口之顧默爾而遊不假  
東門之送天地爲一朝萬物任陶鑄青山霧翼松逕幽  
邃何必措足於丹霄馳心於太古偶爲思歸題絕句一  
首以寄上人法友談元幸先達其深趣余謂韋亞台歸  
意未堅果爲高僧所誚歷覽前代散髮海隅者其幾人

哉

雲谿  
友議

錢塘沈振蓄一琴名冰清腹有晉陵子銘云卓哉斯器  
樂惟至正音清韻古月澄風勁三餘神爽泛絕機靜雪  
夜敲冰霜天擊磬陰陽潛感否臧前鏡人其審之豈獨

知政大厯三年三月三日上抵蜀郡雷氏斲鳳沼內書  
貞元十一年七月八日再修土雄記聲極清實山荏陳  
聖與名知琴少在錢塘從振借琴彈酷愛之後三十年  
聖與官太常會振姪述鬻冰清索百千不售未幾述卒  
其妻得二十千鬻於僧清道轉落於太一道士楊英久  
之聖與以五十千購得極珍祕之或以晉陵子杜牧之  
道號篆法類李義山筆亦莫可辨又不知士雄何人也  
灑水燕  
談錄

右唐冰清琴銘詞翰皆不俗可喜題曰晉陵子而不著

名氏豈非隱者歟

金石錄

杜鴻漸與楊祭酒書云顧渚中山紫筍茶兩片此物但恨帝未得嘗實所太息一片上太夫人一片充昆弟同啜然則唐所進奉類非佳味其後開成三年以貢不如法停刺史裴充官

六硯齋二筆

唐制湖州造貢茶最多謂之顧渚貢焙歲造一萬八千四百斤大歷後始有進奉建中二年高刺史進三千六百串并詩此一章刻石在貢焙故杜鴻漸與楊祭酒書云顧渚中山紫筍茶兩片此物但恨帝未得嘗實所嘆

全唐文紀事

卷三十三

七

息一片上太夫人一片充昆弟同歡

全唐詩話

霸陸霸

嗜茶造妙理著茶經三卷初御史大夫李季卿宣

慰江南喜茶知霸召之霸野服挈具而入李曰陸君善  
茶天下所知楊子中冷水又殊絕今二妙千載一遇山  
人不可輕失也茶畢命奴子與錢霸愧之更著毀茶論  
與皇甫補闕善時鮑尚書防在越霸往依焉冉送以序  
曰君子窮孔釋之名理窮歌詩之麗則遠墅孤島通舟  
必行魚梁釣磯隨意而往況夫越地稱山水之鄉轅門  
當節鉞之重鮑侯知子愛子者將解衣推食豈徒嘗鏡

水之魚宿耶溪之月而已集併茶經今傳

唐才子傳

晉建威將軍劉伯倫嗜酒有酒德頌傳於世唐太子賓

客白樂天亦嗜酒作酒功讚以繼之其詞云

酒功讚序

白

氏長慶集

訾家洲在子城東南百餘步長河中先是訾家所居因

以名焉洲每經大水不曾掩浸相承言其淨也元和中

裴大夫

名行立

攬勝尋幽樂茲佳境搆造亭宇種植花木

迄今繁盛東風融和眾卉爭妍有大儒柳宗元員外撰

碑千餘言猶在

桂林風土記

全唐文紀事

卷三十三

八

嘗讀柳子厚訾家洲記稱桂林多靈山拔地峭起林立四野意欣然嚮之顧去松數千餘里欲一登眺無繇也萬厯己丑夏會余奉命鎮撫西陲道衡湘入桂林驟見石峯交立雲表左顧右盼令人輻輳久迺知郭以內爲獨秀疊綵華景諸山其外則栖霞彈丸龍隱峙其左隱山西峯中隱踞其右又伏波灘雉旁跨江水水則灘陽二江會於灘山沕漭南湊以入海而訾家洲實爲之襟喉此其大觀也余未遑周覽卽一二所睹記峯巒銳者筆聳劍植稍有起伏或施而麾或几而憑又或列甌可

炊或端笏以謁其平者屏倚幕張詭麗非一中有巖洞

或堂或室或闕或閣乳凝苔繡諸石駢附者又千態萬

狀覺子厚所稱尙未備云

蔡汝賢桂勝序

桂勝

元和九年春予初成名與同年生期於薦福寺會適有

楚僧至置囊有數編書余偶抽一通覽焉文細密皆雜

記卷末又一題云煮茶記

文多不錄

李真諸笥焉遇有言茶

者卽示之

張又新煎茶水記

張又新爲郡守自孤嶼以下作賦三十五篇

方輿勝覽

右陸文學傳鴻漸自撰茶之見前史蓋自魏以來有之

而後世言茶者必本陸鴻漸蓋爲茶著書自其始也

唐陸

文學

集古錄

傳

孫樵送茶與崔刑部書云晚甘侯十五人遣侍齋閣此

徒皆請

一作聞

雷而摘拜水而和蓋建陽丹山碧水之鄉

月澗雲龕之品慎勿賤用之

清異錄

眾禽中惟鶴標致高逸其次鷺亦閑野絕俗又皆嘗見

於六經至於杜牧之晚情賦云忽八九之紅菱如婦如

女墮藥黥顏似見放棄白鷺潛來邈風標之公子窺此

美人兮如慕悅其容媚雖語近於纖艷然亦善比興

庚溪

詩話

滄湖口北望匡廬二山影入澄潭峯連清漢江水無際

烟景相鮮沿流而東若在世表因懷遠公陸先生悵然

成賦

望匡廬賦序

會昌一品集

李德裕平泉莊臺榭百餘所天下奇花異草珍松怪石

靡不畢具自製平泉花木記今悉以絕矣惟雁翅檜

葉婆

娑如鴻雁之翅

珠子柏

柏實皆如珠子聯生葉上

蓮房玉藥等猶有存者怪

石爲洛陽有力者取去石上皆刻有道二字

賈氏譚錄

桂城直北重門夾山山分東行曰鎮南厯仙鶴至疊綵

全唐文紀事

卷三十三

七

其洞亦以山名一曰風洞洞左小山曰干越其右小支  
戟立曰四望唐元常侍晦各有小記鏤於其山多所發

明

桂勝

鴻墀

謹案元晦疊綵山記云按圖經山以石文橫布

彩翠相間若疊綵然故以爲名東至二里許枕壓桂  
水則西巖有石門中有石像故曰福庭又門陰構齊  
雲亭迥在西北曠視天表想望歸途北人此遊多軫  
鄉思會昌三年六月葢功南自曲江上極山林四年  
七月功旣

敘曰夫以酒德自怡者莫若負壺雲巖長歌林莽希夷  
陶兀混濁百年斯上士之爲醉也其或友月朋風吟烟  
笑露資歡於杼軸之境取勝於徵引之場追傲逸於古  
人求舒適於當代斯中士之爲醉也其或節以絲簧程  
以袂舞焰紅燭於春夕飄翠袖於香筵以律度爲高談  
以風標爲上德含妍吐艷拂霧縈烟此下士之爲醉也  
然而九土英華五陵豪傑縱橫攘臂絡繹服膺竟蒙倏  
忽之心爭牽渾沌之竅眠甕者嗤爲樸陋搦管者目曰  
迂儒於是以上士中人之風拂盡於罇爵矣旣而六音

靡靡九醞泠泠傲雲山爲外人願罍杓爲剩物含犀露  
王之黨懸纓拖紫之羣聯襟而媚新聲接舞而趨艷曲  
雖有清真雅士骯髒高人亦捨方而就圓蓋彼眾而我  
寡嗚呼十二年之內天下翕然同風酒德之衰有一於  
此余坐當罇罍大會之日絲簧競潰之時蓬在麻中何  
暇偃蹇頃居清洛權多徇人歲月旣滋頗有瑕類嫉其  
爲下士之醉又不能絕利一源上下相蒙巧拙相混昔  
竇常爲酒律與今飲酒不同蓋止遲籌尋弈於世余會  
昌五年春嘗因醉罷戲纂當今飲酒者之格尋而亡之

是冬閒暇追以再就名曰醉鄉日月勒成一家施於好

事凡上中下三卷

皇甫松醉鄉日月序

鴻墀

謹案此文從永樂大典補錄

沃洲真覺院在縣東四十里方新昌未爲縣時在剡縣南三十里居沃洲之陽天姥之陰大中元年有頭陀白寂然來遊戀戀不能去廉使元微之始爲卜築白樂天爲作記以爲東南山水越爲首剡爲面沃洲天姥爲眉曰其稱之如此

會稽志

程氏之先出自伯休甫其後程嬰春秋時存趙孤以節

全唐文紀事

卷三十三

三

義稱故奕世有令聞公諱修己字信

缺

曾祖仁福左金

吾衛將軍祖鳳婺州文學父儀蘇州鑒博士公幼而

缺

字通左氏春秋舉孝廉來京師遊公卿名人間能言齊

梁故實而於六法特異稟天錫自顧陸以來負絕獨出

惟公一人而已大和中陳丞相言公於昭獻因授浮梁

尉賜緋魚袋直集賢殿累遷至太子中舍凡七爲王府

長史趙郡李宏慶有盛名嘗有鬪雞擊其對傷首異日

公圖其勝者而其對

缺

壞籠怒出擊傷其畫李撫掌大

駭昭獻常所幸犬名盧兒一旦有樊蓋之歎上命公圖

宮中敗犬見者皆俯伏上寵禮特厚留於祕院凡九年  
問民間事公鉗口不對惟取內府法書名畫日夕指擿  
利病上又令作竹障數十幅既成因自爲詩命翰林學  
士陳夷行等和之盛傳於世公於草隸亦精闕章陵王  
冊及懿安太后謚冊皆公之書也丞相衛國公聞有客  
藏右軍書帖三幅衛公購以千金因持以示公公曰此  
修已給彼而爲非真也因以水濡紙挾起果有公之姓  
字其爲桃杏百卉蜂蝶蟬雀造物者不能爭其妙於其  
際仍備盡法則筆不妄下世人有得公片迹者其緘寶

耽翫重

關

古昔公嘗云周侈傷其峻

周張助

關二

其澹

張太

府

盡之其唯韓乎又曰吳怪逸元通陳象似幽悉揚若

痿人强起

庭光

許若市中鬻食

現

性夷雅疎澹白晳美風

姿趙郡李遠見之以爲沈約謝朓之流大中初詞人李

商隱每從公遊以爲清言元味可雪淄垢憲嚴君有盛

名於世亦朝夕與公申莫逆之契高遊勝引非公不得

預其伍公各爲畫毛詩疏圖藏於內府以咸通四年二

月一日遘疾歿於

關

國里第享年五十九先娶葉氏有

子三人長曰進思鄜州甘泉主簿次曰退思品

關

尤高

妙缺公迹殆相亂又其次曰再思於小學無不通工篆

櫛其缺狀澹古邁健後娶石氏有女二人長適滑州韋

城縣尉景紹一女幼石氏亦先公而亡以其年四月十

七日葬於京兆府萬年縣姜尹鄉憲嘗爲詠蛺蝶詩公

稱其句因作竹映杏花畫三蝶相從以寫其思其孤以

憲辱公之眄遂泣血請銘銘曰五曜垂晶羣山降靈鍾

茲間氣瑞我昌庭遇物生象乘機肖形情通盼嚮思入

微冥顧陸遺蹤曹張舊轍芳塵寂寥妙迹蕪絕故藝空

存神麾永輟千齡萬祀慘澹夷滅

唐故集賢直院官榮王府長史程公墓誌

銘并敘

鴻輝

謹案此碑近歲陝西長安縣村民始鋤地得之  
其出最晚故全唐文未及采錄據碑文爲鄉貢進士  
溫憲撰男進思書男再思篆蓋憲爲庭筠之子與碑  
中所稱憲嚴君有盛名於世語合又文內歷敘其人  
工寫生精鑒賞因詳載全篇入之間適門以存遺佚  
耒耜者古聖人之作也自乃粒以來至於今生民賴之  
有天下國家者去此無有也飽食安坐曾不求命稱之  
義非楊子所謂如禽獸者耶余在田野間一日呼耕甿

就而數其目恍若登黃農之庭受播種之法瀉風泠泠  
聳豎毛髮然後知聖人之旨趣樸乎其深哉孔子謂吾  
不如老農信也因書爲耒耜經以備遺忘且無愧於食

耒耜  
經序  
笠澤叢書

徐商相公常於中條山萬固寺泉入院讀書家廟碑云

隨僧洗鉢

撫言

昔曾待詔金門屬吾君耽道久之事寢歸與甯省竊服  
古訓見郭林宗傳曰貞不絕俗隱不違親賢哉斯文生  
人端格然恨甘旨不足每淪翮自咎及取坐虛館凝神

定靈夜分假寐如聞琴聲發越宛在左右寤而驚惋貴知音爲難感鍾期善聽因賦詩以廣意

王太真鍾期聽琴賦序

文苑英華

古琴銘山虛水深萬籟蕭蕭四句新建陳士業述之於寒夜錄乃姚寬西溪叢語所載洛中董氏家藏雷琴也

分廿餘話

唐德州刺史王倚家有筆一管稍麤於常用筆管兩頭各出半寸已來中間刻從軍行一鋪似非人功其畫蹟若粉描向明方可辨之云用鼠牙雕刻故崔鉉郎中文

集有王氏筆管記體類韓退之記畫

圖畫見  
聞誌

詹敦仁字君澤固始人隱仙遊植德山下閩主命參軍  
事敦仁謝以詩云周粟縱榮甯忍食葛廬頻顧漫勞思  
留從効再辟之乃求監小溪場未幾請代去居佛耳山  
自號清隱記其堂曰若夫烟收雨霽雲卷天高山聳髻  
以軒騰風梳木而微動寒泉聒耳憂玉鳴琴非宮非商  
不調自協非絲非桐不撫自鳴春而耕一犁雨足秋而  
斂萬頃雲黃饑餐飽適遇酒狂歌或咏月以嘲風或眠  
雪而漱石子珮有父風隱於鳳山號鳳山山人

十二國  
春秋

湯悅有森伯頌蓋茶也方飲而森然嚴乎齒牙既久四肢森然二義一名非熟夫湯甌境界誰能目之

清異錄

韓中書俾舒雅作鶴賦有曰眷彼軒郎治茲松府

清異錄

田告字象宜篤學有文少學詩於陳希夷得水樹於濟南明水將隱居焉貽書徐常侍鉉鉉荅曰負鼎叩角顧廬築岩各由其時不失其道在我而已何常之有遂決高蹈筮易遇睽因自號睽叟此吾鄉高逸第一流昔撰古懽錄遺之夏日雨過讀澠水燕談得告事因著於篇

香祖  
筆記

全唐文紀事卷三十三終